

T9299/0121(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左粹類纂卷之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會 施仁 編集

維揚 孫應鰲 批點

河東 任養心 校閱

政事

世降春秋治道之不古若故也優緩可以  
陶忠厚嚴厲可以振委靡晉鄭諸國有焉  
他如楚南蠻也不移禍於令尹邾弱小也  
利在民則遷繹仁矣哉昭文之心也蒞政  
者存此心而不失於天下國家乎何有心



昏則惡政出矣政惡則身辱國危為天下  
笑矣然則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與君之陪  
貳也其舉動也可不慎哉

○周

周鄭交質 左傳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欲畀鄭伯莊怨王  
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  
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  
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  
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

左氏不論尊卑  
之無辨而論交  
質之不衷文誠  
任失劑量矣

澗谿沼沚之毛草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斧之器潢汙

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

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

酌昭忠信也呂氏曰周天子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  
無尊卑之辯矣周亦不能無罪焉平王欲

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異懦暗弱反為

虛言以欺其臣故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交質

尊卑之分蕩然矣鄭亦何所憚哉温  
之麥洛之禾宜其穉載而不顧也

○魯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

魯饑臧文仲辰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

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

急於民事恪於  
命辭但一年不  
孰遂至上下相



觀重臣自往預  
備之術何在

鍾藏寶財玉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

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

子請之其為選事乎自選擇其職事文仲曰賢者急病以民病為急

而讓夷以治平為責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

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

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與玉

幣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矣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

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周公為大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

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

積以紓執事穀久積則朽敗執事所以紓其憂以救敝邑能使共

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

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季文子無私積左傳襄公五年

季文子父行卒宰庀具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

於公室也相三君矣宣成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叔孫豹重罰御叔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臧武仲紇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

聖人武仲多智時謂之聖故云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

以訓矣



昭子於此不惟得御臣之道于綱常亦有功焉丁公嘗有功于漢高而高帝竟以不臣誅之彼項籍猶高帝之仇而孟丙仲壬則昭子之懿親也

豹聞之曰不可使也言御叔不可使為邑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

倍其賦倍出常賦以為罰

叔孫婼殺豎牛左傳昭公五年

昭子即位先是叔孫豹之奔齊也淫於庚宗之婦人生長子孟丙逐其次子仲壬叔孫疾牛不進食凡三日朝卒牛立其庶子叔孫婼而相之仲壬至牛攻而殺之

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和順殺適立庶又

披其邑南遺助豎牛殺仲壬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之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

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

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已為功不可

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

孔子墮三都左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季孫氏邑郈叔孫氏邑成孟孫氏邑於是叔

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

魯公定與三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叔孫州仇入于季氏之宮祭武子

之臺宿所築者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

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

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

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

墮公圍成弗克胡氏曰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



倉卒之遽災救  
備之便能各中  
條理不至復惑  
叙得有體

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諸大夫救火左傳哀公三年

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二公救火者皆曰顧府庫

南宮敬叔閱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周人司周書典

於君者使待命於宮曰龙女而不在死龙具也其所職而子服景

伯何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待命不共有常刑校人

乘馬中車脂轄校人掌馬中車掌車使四馬百官官備

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濡帷幕於水爵攸從之

爵攸火氣也隨蒙葺公屋以濡物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先尊後卑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

伯斲至命校人駕乘車備緩季桓子斯至御車立于象

魏之外門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輕財而命藏

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潘汁也北土呼

備而責辦於官猶於是乎去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道

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李氏曰敬叔命

為儒書出御書景伯命出禮書桓子命藏象魏此見魯

季康子奪嫡左傳哀公三年

季孫斯有疾命正常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南孺子



之子斯之妻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請為女也則肥也可

季孫卒康子肥即位卿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

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

子請退避位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召

正常正常不反子畏康也

○晉

惠公殺里克左傳僖公十年

晉侯殺里克以說獻公卒里克欲納文公以三公子之

息死之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穆公納而立將殺里克

晉侯之殺里克叔孫姑之殺其不同此私也彼親怨也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奚齊與一

大夫荀息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胡氏曰若惠

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傳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之

不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

文公初政國語

元年春公文屬會百官賦職授之任功棄責除薄歛施

舍施德分寡財少救之空絕振滯久淹匡困窮困資無

無告輕關易道除盜通商寬農茂穡勸分勤有省用

足財備凶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常

晉文初即位條章具舉如此故能以霸



物事也立常正名上下百類善人昭舊族有功者愛親戚明

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者老禮賓旅友故舊為公時胥籍

狐箕欒卻栢先羊舌董韓十一族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

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

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官廩皂隸食職官祿宰食加宰家臣加大夫

之家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文公伐原示信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侯文圍原既納襄王賜原亦不服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

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衰以壺飧從亡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文公教民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晉侯文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示尊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

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

示之信民易資者貿易貨財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契券要約皆分明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敬於是乎大

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

之出穀戍楚使申釋宋圍一戰而霸勝楚于城濮遂主夏

盟文之教也

加經陳猷施舍有序然晉文之欲速亟功于是見之



文公能刑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 楚圍宋晉又公侵曹以救宋寔報觀狀之怨 數之以其不用僖負

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言其無德在位者多故責其獻狀 令

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公之出亡也過曹僖負羈饋盤飧寔

壁焉公子受殮返壁 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二子皆

之勞者謂公忘大勞而報小惠也 魏犢負羈氏魏犢傷於曾公欲殺之

而愛其材力有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曾見使者

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不以病故自安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向前跳而越物也曲踊向上跳而復下也百猶勵也言每跳皆勉力為之 乃舍之殺顛頡以

狗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代魏犢 城濮之戰 與楚 晉

中軍風于澤 風謂牛馬牝牡相誘而走失 亡大旆之左旃 旃係旄曰旃通帛曰旃

旃 旃 祁瞞奸命 瞞時掌此二事 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筏代

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 兵樂為愷 以入

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狗于

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 謂殺顛頡祁瞞舟之

僑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朱氏曰顛頡魏犢同罪而顛頡獨死焉謂之能刑可乎

趙宣子為政 左傳文公六年

宣子始為國政 趙盾將中軍 制事典 立常法 正法罪 定輕重 辟刑

獄 理淹禁 董逋逃由質要 用契券 治舊濬 穢事 本秩禮 別貴賤 續



常職修廢

出滯淹拔賢

既成

以授大傅陽子處與大師

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景公賞功及諫臣

左傳宣公十五年

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

潞赤狄之別種也豐舒殺潞子夫人傷潞子之目夫

人景公之姊故伐而滅之

晉侯

賞稻子林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

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敗晉侯將殺林父士渥濁諫而止

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

祗祗者

言文王能用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言林父可用敬可敬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

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

文王能布大錫載周道而行之能施也率是

道也其何不濟

士會去盜

左傳宣公十六年

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殘邑獻狄俘王晉侯

景請于王

定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舉善人不善

人善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

之不幸也

謂僭賞濫刑

是無善人之謂也

悼公初政

國語

左傳成公十八年

欒武子

書使知武子

荀甯公子

土如周迎悼公時悼公年十四



在周事單襄公樂書既弒厲公迎悼公而立之盟而入朝于武宮定百事之百

官謂改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卿大夫適子育其材選而用之與舊族

出滯賓有功於先君未賞者畢故刑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也赦囚繫宥間

罪非刑罰之疑者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賢人以小罪見廢者養老幼

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尊親王父不

敢不承語

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惠舍勞役已責通逮鰥寡

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

時用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苟

家荀會欒廩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

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以士會嘗為景公太傅

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蔦之法以為嘗為獻公司空弁糾御戎校

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

甲右司上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士多不順命故訓之共卿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冗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

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

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

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統六軍之六卿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

復霸也傳

襄公



念其功動因其  
何品用不踰德  
績不違志一篇  
之中毛羽豐滿  
首飾琳瑯

公即位使呂宣子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荀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戰楚

人囚知瑩晉呂錡御荀善射襄老獲其尸射穀臣囚之以求知瑩楚人歸

之子羽鄢之役親歃楚王而敗楚師錡射共王中目楚

養田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在顯其子孫不可不

崇也使堯恭子士將新軍曰武士之季士會文子燮之

母弟也武子宣法執秩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

身以定諸侯使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

乎故以堯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魏頡食佐之曰昔克

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

親止杜回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秦襄公伐晉次于輔

顛敗秦師于其勲銘于景鍾景公至于今不育其子不

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渥之師循志博聞而宣惠於教

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賈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以計

旋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軍使為戎御

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

公曰荀家惇惠荀禮文敏鷹也果敢欒無忌鎮靖韓無

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

之道使文敏者道之道其志道使果敢者諗之若得使鎮

靖者修之治其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文敏者道之氣性



則婉而入果敢者論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

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

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

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作也

使為元侯中軍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輿尉

上軍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上軍司馬

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

侯於虛打以救宋宋魚石叛宋而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救之使張老

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察諸侯之有道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公

以趙文子為文也趙武有文德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代呂相

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

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魏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

不可犯使佐新軍代魏使張老為司馬代魏使范獻子魏

為侯奄代張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絳盟之於是乎始復伯語

魏絳以刑佐民左傳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時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澤且服陳也雞澤在曲梁

縣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

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欲執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陳何辱命焉



楊于之殺法之  
正也自為請死  
臣之宜也絳中  
禮矣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  
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官為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指  
行執事不敬不討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  
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  
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  
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  
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  
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叔向黜于朱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秦伯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次應事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  
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止拂衣從  
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  
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各謂所私  
欲已侈能無卑乎

趙武用絳縣老

左傳襄公三十年

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晉悼公娶于杞生平公故晉  
為杞築城夫人以飲食犒之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自受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

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

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六

得甲子甲申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

缺于承匡之歲也乙巳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得臣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宣伯曰僑如穆叔七十二年矣自乙巳至戊午該七

年蓋計其全數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上二畫下六畫下二如

身移上二畫往是其日數也士文伯伯曰然則二萬六

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於召

趙孟意欲知此大義正爾可入

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也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

能由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

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主衣

官掌地域辨其以為絳縣師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輿人之尉以

黜之

荀吳不登叛人左傳昭公十五年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吳弗許

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

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

從容整暇而又能見大義



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底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  
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  
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  
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  
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  
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  
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  
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鞮師

○蔡

哀侯以息媯產禍

左傳莊公十年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姨也止而見之弗賓不加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譽其美以語楚子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楚人謂未成君  
為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  
二夫縱未能死其又奚言憤激之使報蔡楚子以蔡侯滅息思  
息之故實遂伐蔡悅息媯也楚入蔡 君子曰商書所謂惡  
之易也易長如火之燎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

既已入敵猶能  
報仇所惜只欠  
一死



如蔡哀侯乎

○衛

文公中興

左傳閔公二年

足舉千古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取決

義與甯莊子矢取禦難使守曰以此替國擇利而為之

與夫人繡衣取文章順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

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

滅衛懿公戰死衛人東徙渡河遺民男女七百有二十

尋卒復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齊桓公使公子

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文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又合諸

侯之師城楚丘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粗布以

封衛文公徙居之繪以為冠蓋諸務材積蓄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

侯諒闇之服百事宜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獻公蔑冢卿

左傳襄公十四年

獻公戒孫文子林甯惠子殖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

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私孫蒯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

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

上而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大師辭以為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

為亂不可師曹鞭之公怒鞭



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

公使歌之遂誦之

恐孫蒯懼不解故蒯懼

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

將以公叛

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

鄆使子行於孫子請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

祝宗告云告之廟且告無罪定姜公母曰無神何告君有不

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如戒食不召不擇皮冠之類二罪也余

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如使妾然三罪也告亡而已無

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

越十二年甯喜弑剽而復

獻公

○鄭

莊公詛射潁考叔者

左傳隱公十一年

鄭伯

莊將伐許授兵于大宮

祖廟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

潁考叔挾輈以走

不駕馬而以手挾之

子都拔棘

戟以逐之及大

逵弗及子都

闕字

怒傳于許

師及城下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螯

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考叔墜而死

瑕叔盈又以蝥弧

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鄭伯使卒出

玃

百人出

行出犬雞

二十五人出犬雞

以詛射潁考叔者君

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

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不誣



厲公使雍糾殺祭仲 左傳桓公十五年

祭仲專 逐昭公立厲公遂專政 鄭伯厲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

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天孰親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

將享子於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

池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 後此十六

年使傅瑕殺子儀而復入張氏曰諸侯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為臣民之所逐哉突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自取亡也

文公以鷓冠殺子臧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 華欲以鄭屬齊文公殺之臧遂奔 好聚鷓冠鄭

伯文聞而惡之使盜誘之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君子

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

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感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

地平天成稱也 呂氏曰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

之侈在鄭伯初無損益而必置之死地何其喜怒之不類耶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特遇冠而發耳隣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受溺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嗚呼子臧明附子華之邪終不能免其亦可畏矣哉

子產先安大族 左傳襄公三十年

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大族大寵多不可為也

虎帥以聽之言可以為人



隱忘已用人者之法

孟子論為政亦先巨室子產此舉非子也

子皮曰虎子皮名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欲使公孫段賂與之邑

子太叔游吉曰國皆其國也國事當共憂之奚獨賂焉子產曰無

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

人乎成事在我不在人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

四國何恐貽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欲和順四國何

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始

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子產使民以義左傳襄公三十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各有

服色田有封洫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疆界廬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

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子產擇能而使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

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今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揮也且使多為辭今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

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為簡子以下見各人之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以下見子產之擇能而使也



子產不毀鄉校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以仁稱子產正見其能忘己能用人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  
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自不聞作威以防怨  
豈不遽止畏威而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  
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存之以然為藥石  
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  
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產數子南罪

左傳昭公元年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  
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黑盛飾入  
布幣而出子南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  
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丈夫所為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褰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  
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鈞先聘子南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

子產此舉殊為偏頗君在用兵



國美然故譽者  
子哲也子南固  
好國紀然子哲  
欲奪人所有之  
妻獨非好紀乎  
子南不尊上大  
夫殊不知哲已  
自失其尊幼而  
不忌兵其從兄  
蓋子哲實欲殺  
子南以奪其則  
子南之傷哲出  
於應敵免身非  
無故用兵者矣  
二八厥罪惟均  
而獨放子南故  
曰殊為偏頗以  
子哲之淫思而  
子產縱之也其  
後謀欲作亂實

焉基之所幸  
子產猶能終降  
之耳

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  
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哲上大  
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切而不忌不事長也  
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  
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遂行之子產咨  
於大叔游吉子南之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  
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放蔡叔夫豈不愛愛王室故也吉若  
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子產數子哲罪

左傳昭公二年

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游楚所擊  
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  
乘遽傳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伯有良霄也強使  
伯有奔許自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謂殺伯有昆弟爭室而  
罪二也謂與游楚爭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六  
私盟于薰隧公孫黑強與於有死罪二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黑拜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  
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黑又請以其子為市官子產曰

印也若木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縊黑自尸諸周氏之衢加

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胡氏曰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

### 子產作丘賦

左傳昭公四年

子產作丘賦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每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以鄭事晉楚賦役日繁故於

馬牛之外別賦其田使之出粟也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

已為蠶尾謂丁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今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渾

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

子作法於涼從薄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

列者諸侯之列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於楚曹滕偪於宋

鄭先衛亡偪而無法鄭偪於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

有心何上之有

### 子產歸州田於晉

左傳昭公七年

子產為豐施公孫段之子歸州田先是公孫段相鄭簡公如晉有禮晉平公賜以州田

至是段卒子產歸其田於韓宣子起曰日往君以夫公孫段為能

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又享君德其子



左傳昭公七年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  
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  
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而豐民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民也敢  
以為請宣子受之此言子產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左傳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良霄也汰侈者酒與公孫黑爭黑因  
之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簡  
年三十或夢伯有介甲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助

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駟及壬子三十年

日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三十一年正月公

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

之洩子孔之子也子孔亦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

謂孔不為厲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

民并立洩使若有以大義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

存誅絕之後以解說民心可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

反道以取民之愛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簡公卒將為葬除除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

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疑于良也意遠事當

左傳昭公十三年

二三



其餘徒執用具毀廟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

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既如是子

產乃使辟之以遷道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掌公墓者之毀

之則朝而崩下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

若諸侯之賓何恐不能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

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

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 子產禦火災

左傳昭公十七年十八年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字彗星也大辰房心之宿即大火也孛星出辰之西光芒東

夕大漢時魯昭公之十七年冬鄭定公之五年也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

鄭將同日火

宋大辰之虛陳大睥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衛顛頊之虛其星為大水乃火之

壯也若我用瓊珪竿爵玉瓚句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宋

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

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

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時或遂不與

亦不復火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晉人新來未入使司

寇出新客

來聘者

禁舊客勿出於宮

為其知國情

使子寬

子上巡群屏攝

祭祀之位

至于大宮

巡行宗廟不使火及之

使公孫登

子產



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周廟厲王廟

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敬其事備商成公夫

倣司宮中出舊宮人宜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

道備非行火所燠多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備明日使野

司寇縣各保其徵後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

大陰禳火于玄冥回祿二水火神祈于四鄙城積土陰氣之

禳火之書焚室而寬其征賦與之林助營三日哭君大

哀國不市罷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子產不崇龍閭左傳昭公十九年

鄭大水龍闢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

不禳火不崇龍  
于明道矣

許曰我闢龍不我覲也龍闢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

室也淵龍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子產授子大叔政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游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治疾數月而

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劫人於萑苻之

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

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文書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胡氏曰此非孔子之言豈有仁人爲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

駟歆用鄧析竹行左傳定公九年

駟歆嗣子大叔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析歆陵所鑄刑鼎私造刑謂之竹刑君子謂子然歆字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雖說美女

駟歆扶疎

義在彤管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邶風也取其

中心願告人以善道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召伯決獄舍於棠下故人思之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

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虞

虞公貪求玉劍左傳桓公十年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

求其實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

公出奔共池呂氏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由成也



宋

華元食士羊羹

左傳宣公二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  
 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  
 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  
 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曄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谷而來奔君子謂羊斟非人也  
 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  
 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呂氏曰元之意豈不以斟  
 為吾御幾年矣借出借入

相悉相信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及踈者遠者可也羊斟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投華元於死地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温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劬勞若恐傷其意者彼能恕於既為變之後豈不能撫斟於宋交兵之前哉然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華元討蕩澤

左傳成公十五年

蕩澤

桓族也時為弱公室殺公子肥

華元曰我為右師

君臣之誦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不能討蕩澤

吾罪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華元魚

府曰右師及必討是無桓氏也

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恐

蕩澤殺肥而華元欲討之此可謂能守其業者



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桓

澤并及六族合晉楚之城劫國人與之不及懼桓氏之

強且多大功子反以免楚圍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賢華桓氏雖亡必

偏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

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澤字於是魚石向為人鱗

皆出奔楚朱向帶魚府畏罪及同族

### 樂喜備火災 左傳襄公九年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知將有火災素使伯氏司里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舂揭舂管籠具

綆缶綆汲器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

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徒徒役令隧正納

郊保聚其奔火所隨火所起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討治也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造庀刑器刑書亦如之左

庀具也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守使

西鉏吾庀府守六官令司宮巷伯做宮守二師令四鄉

正敬享祀祝宗用馬于四鄙城積陰之氣故祀之以禳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盤庚宋之遠祖

### 子罕貸民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罕虎代舍之為卿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六斛是以得鄭之民故罕氏常掌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四斗是以得鄭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喜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

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

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二者也二者其皆得國

乎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隨宋盛衰

○齊

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

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

文字掩映交加亦盡一時之制

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育長與無財振業而敬百姓則

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

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

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

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

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令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隣國不知

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

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

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

此復是私心

借玉制以行已私易名款以欺鄰國此孔子所以小之而孟子不欲此也



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十

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今用五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

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

五鄉之帥帥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今用萬人三軍故有中軍之鼓

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豸振旅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秋

以獮治兵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

內教既成今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

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游

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

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橫行於天下

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陳氏曰夷

吾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巧於用詭固如是共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伍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 管仲以贖罪足兵 國語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

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為之若

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刑死贖以犀甲一戟車戟也秘長丈六尺輕罪



剝別贖以鞮盾一戟鞮盾綴革有文如績也小罪不入五刑者適以金

分以金贖有分兩之差宥間罪刑罰之有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

求訟者之情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一定而不可移也坐成以束矢成獄者以束矢入於朝乃

聽其訟十二矢為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難為惡

矢取往而不反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 桓公治國治鄙國語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謂國中之民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

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

鄉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中國子帥五鄉

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

事以為三也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

### 三衡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

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退桓公

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大勇為拳股肱之力秀出於眾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

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

長第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而修德進賢桓公為立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

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政既成鄉不越長以齒朝不越爵以賢罷士無伍無行

罷病也無伍罷女無家夫稱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

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

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

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謂郊管子對曰制鄙二十家

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

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

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五正聽牧政聽縣五屬大夫下政聽鄉縣帥聽

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適之曰

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

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

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

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淫躁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桓公立三選法 國語

鄉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召官桓公立官長期而書伐 期年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 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 自用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 動不使

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 前有闕者 桓公召而與

之語訾相其質 訾言其主也相况也 足以比成事 相輔以成 誠可立而授

之 可以任者 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 豫設以其國家之患難以問之不病不罷

也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 惡 升以為上卿之

贊 佐 謂之三選 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

桓公霸諸侯 國語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

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

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

此篇文字極佳  
首言桓公之伯  
略中言所以奉  
天子安諸侯者  
而未則歸重於  
能用仲之履



大意雖是如此  
中間伸縮隱見  
外畫變能可稱  
雄偉巨麗矣至  
于字句之工尤  
足玩味

竹而南歸也 荆擊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

陳其牲焉載書加于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

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

編木曰泚小泚曰桴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

夏大行辟耳山谿險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帶

之亂戎伐襄王焚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戎周而城之反胙于絳使盟朋友

吾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

六以平宋亂會于北杏以宋服會于鄆以定伯冉會于

乘車之會三以謀伐楚會于陽穀以定王世子諸侯甲

不解累以兵不解翳以弋無弓衣服無矢

服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謀寧葵丘之會

天子襄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

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

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

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

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為天子羞

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

之車龍旂畫交龍於終也正幅為終旁屬為旒渠門赤

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

君殺死慶父通於夫人哀姜哀姜欲立國絕無嗣桓公

稱順稱仁稱寬

稱廣不可分作

片段看四者段

段皆有只如此

鼓舞筆端耳亦



猶諸侯知桓公之為已桓公知諸侯之歸已後又說桓公知諸侯之多與已皆是鼓舞筆端以為奇特且首既偏言來服未又述禁暴示權皆不過張示伯略深而邇茂而有開

聞之使高子存之使高侯將南陽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選教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懿公戰死衛人東徙渡河立戴公尋卒立文公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幣時以馬也縷纂以為奉奉藉藻也縷纂以縷織纂也不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纂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聽其約束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

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

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滅譚

滅遂以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

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築葵茲晏負夏

領釜丘四塞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

中牟蓋與牡丘四關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

教大成定三革甲冑隱五刃刃劍朝服以濟河而無

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

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秦



穆公專任孟明

左傳文公元年三年

殺之役

秦欲襲鄭不果而滅滑還晉敗之于殺

晉人既歸秦帥

三帥百里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也

晉獲之文嬴請而歸之秦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

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

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

芮良夫之詩

刺厲王

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

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孟明視帥師伐晉以

報殺之役晉侯

襄

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

蓋嗤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

重施於民趙成子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

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

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晉伐秦取江及彭衙而還

以報彭衙之役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示必死

取王官及郊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

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

言不偏以一惡

棄其善

與人之壹也

無二心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

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

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用孟明也二句是斷案下說穆公之為君孟明之臣子桑之忠又三引詩証之即明此句之意

明珠走盤



穆公殉三良 左傳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從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

所傷三良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之不然

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云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

不長是以並建聖哲立司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分之

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話言作善言為之律度以治歷陳

之藝極開陳其獻多少引之表儀道威儀示之法制告之

訓典教之防利防患與利委之常秩官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

並建聖哲以下見先王違世詒法之所在也今縱無法以貽後世見死而并民也知不復東征見下為盟主也

其上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土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邾

文公遷繹 左傳文公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

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

繹邾文公卒 君子曰知命

文公利民一念天當鑒之而何幸也



○莒

渠丘公恃陋不備

左傳成公八年九年

晉侯景使申公巫臣

故楚大夫

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

於池上曰城已惡

不堅

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

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楚子重

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伐申楚入渠丘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

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人者

莒無備故也

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棗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言精粗美惡皆當蓄之以

備不虞胡氏曰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故

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

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

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降莒之

○楚 成王重師輕將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成入居于申

楚子及諸侯圍宋晉文公用先軫計

侵曹伐衛以救宋衛侯出居襄牛楚人救衛不克猶未釋宋圍也晉復用先軫計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欲致楚與戰故楚子去宋入申



使申叔去穀徹齊使子玉去宋解宋曰無從晉師晉侯

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

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而除其害懷

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又曰知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

伯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謂子

玉剛而無禮過三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大子

與若傲之六卒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祖也實從之

既敗與晉戰于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

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子西聞宜孫伯子玉之曰

得臣子玉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此益王及

連穀而死殺自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動曰莫余毒

也已蔣莒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

氏曰得臣信有罪矣楚子知其不可敵而少與之師又

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

克而楚再敗也成王不善處其子左傳文公元年

楚子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聞子上曰君

之齒未也而又多愛寵黜既立而少亂也楚國之舉立

恒在少者且是人也盜目而豺聲恐人也不可立也弗

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



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而

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怒聲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

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事曰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

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莫弗聽王縊謚之曰靈不

暝曰成乃暝言其忍甚未穆王立以其為天子之室與

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以衛王宮胡氏曰嫡妾

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

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

憾憾而能貶者鮮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

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

其子也其

及宜矣

為艾獵城沂左傳宣公十一年

令尹為艾獵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

日計工分財用築作具平板幹立幹而後施稱畚築畚盛

築實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邇均勞畧基趾行廣

厚具餼糧使得度有司謀監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

素所慮之期

莊王不為京觀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師軍於邲遂次于衡雍楚伐鄭晉救之戰于邲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臣

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文字義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于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楚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

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

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而安人之亂以

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我

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一節照應一節  
嚴整之中又精  
細焉

今罪無所二句  
亦實見其有不  
可以示人者耳

共王於巫臣可  
謂責已重以周  
而待人輕以約  
者

取其鯨鯢大魚以喻吞小國者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晉無所罪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謂晉民之

死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共王不錮巫臣左傳成公二年

巫臣奔晉竊夏姬以逃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

夫子反側請以重幣錮之以爭夏姬故怒之王共曰止其自為

謀也則過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

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罰也乃止忠社稷之

固也所蓋多矣足掩其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

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呂氏曰考之共王年纔十有三耳其



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為國大患未嘗不深憾之也

伯州犁決獄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楚子康侵鄭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

封戍囚皇頡公子圍共王子後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

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位有

者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大

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州犁

下其手抑揚其辭者欲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

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屈建不以芟祭國語

屈到嗜芟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

祥祭也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

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

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不見稱於楚

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

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

之以多少為差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于國

之典遂不用

薦掩治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屈建之事在到可為正常然禮曰孝子於親思其所嗜而曾子不食羊棗是或一道也



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治兵賦數甲兵簡閱為掩書土

田土地所宜度山林量材以鳩藪澤鳩聚也使民不得焚辨

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表淳鹵埆薄之地表數疆潦疆界

有流潦者計規偃豬下隰之地度町原防廣平曰原防

數減其租規偃豬其受水多少町原防隄也隄防間

地不得方正如井牧隰臯水崖下濕為井衍沃平美之

田別為小頃町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軍兵徒

卒申楮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平王撫民左傳昭公十二年吳滅州來楚邑今尹子旗請伐吳王平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

平王乃有此旨

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

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

特單身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

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

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昭王賞讐國語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鄭鄭公問之弟懷將殺王鄭公

平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蔓成然立平王貪在國則君

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

外內行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敵



禮君節也禮父  
懷也

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况  
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  
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闔伯比以來。未之失  
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  
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  
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  
成然。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  
亦可乎。

昭王不榮災

左傳哀公六年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昭使問諸周太史。

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  
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  
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

昭王不越望

左傳哀公六年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言無由得

罪於河。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異方。今失其行。亂

其紀綱。乃滅而亡。

謂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言信出已則  
福亦在已

### 葉公討白公勝

左傳哀公十六年

白公作亂

白公大子建之子勝也今尹子西召之吳葉公言不可子西不從使為白公欲報讐遂作

亂殺子西

今子期司馬于朝而劫惠王葉公梁沈諸在蔡時

故方城之外

民衆皆曰可以入矣子高諸梁曰吾聞之以

險微幸者其求無廢偏重必離

欲待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

修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

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

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日月以幾

異其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民知不死其亦

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

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

助為亂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柏舉之敗子西棄德從賊

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沈諸梁兼二事

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使寬

為司馬

子期之子而老於葉蘇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

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

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追

念子西子斯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

○越

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



看句踐前後所以施恩布惠者無一處不到無事或遺民安得不為政死

句踐更政 國語

句踐說於國人夫椒之役越既行成於吳而歸告之民曰寡人不知其力

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

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

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

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

前馬前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德兒東至于鄞

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

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

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息命壯者無取

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

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分以告公令醫守之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

也類生三人公與之母乳生二人公與之餼廩當室者死

三年釋其政禮父為嫡子服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

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任其子而

教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

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

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後

之用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



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以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

勾踐報吳仇 其在三日也則 先惠後威其 臨行也則先 威而後惠以至 愛奪民之心以 大法正國之紀 雖百戰可也况 三戰乎

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進退則無耻。不畏戮辱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言誰有恩而惠如此君而可無死乎？

伐吳軍政 國語

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地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深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



此皆人情之切  
至而勾踐臨軍  
區畫至此豈但  
行者効死雖居  
者是心亦勃勃  
矣

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  
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  
爲我禮已重矣謂去父母而來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  
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  
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  
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  
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汝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  
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  
莫告明日遷軍接蘇上下皆和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  
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  
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  
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  
其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  
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  
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  
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  
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  
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



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地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一戰  
於笠澤再戰於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吳王行成于越  
沒三戰於郊  
吳滅

左粹類纂卷之八終

左粹類纂卷之九

吳會 施 仁 編集

維揚 孫應鰲 批點

河東 任養心 校閱

薦舉

報國孰為大薦賢為大賢其可蔽乎哉是  
故展獲不卿臧孫之罪仲尼無土責在晏  
子何齊魯之不幸而有臧晏哉豈亦聖賢  
遭逢之不偶也雖然仲之相鮑叔薦之午  
之尉祁奚舉之軍政之無私也民社之不



左也伊誰之力哉惜乎列國之祁鮑之也

○周

樊穆仲薦魯侯 國語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仲山父曰魯侯

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

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

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

○晉

趙衰薦郤穀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作三軍謀元帥文公將與楚戰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詩以美刺為義書以紀述為義禮樂

德之則也禮以節民心為德樂以和民情為德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

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

軍

曰季薦郤缺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曰季胥臣使過冀見冀缺糝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

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

父有罪郤芮欲焚公宮而弑文公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以治水無功殛



賢是取不拘  
於世此用人之  
章

九卷

於羽其舉也興禹授以下管敬仲桓之賊也射中桓公帶

山鉤實相以濟伯天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敬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

也不以惡而棄其善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趙盾舉韓厥國語

趙宣子盾言韓獻子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秦

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犯軍行列獻子執而戮之

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

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夙以

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

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

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

始終如一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

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不負所舉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祁奚薦其子國語

祁奚辭於軍尉告公悼問焉曰孰可代對曰臣之子午

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媿以

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志而用命

命守荼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

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故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

惟勝也能秉法  
以成盾惟盾也  
能忘已以用厥  
使在後世則厥  
也以為致怨而  
盾也以為負德  
矣

九卷

國語

三

上



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祁奚舉善

左傳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

悼

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

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

屬

不為黨。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

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

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

以周末季猶有太公氣象如此三代之流風餘韻可徵也攬其編為之屢嘆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司馬侯薦叔向

國語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

矣。德義之樂

善善為德惡惡為義

則末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

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

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

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

乃

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魏舒舉魏戊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魏獻子

舒

為政。以魏戊

舒子

為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鱣

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

何可謂黨

戊之為

與



廣編始用人之

臣氏每到引用  
便覺印證精采  
亦其才之所擅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  
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  
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  
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  
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  
子。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德正應和曰莫。清昭臨四  
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物所得教誨不倦曰長。長久賞慶  
刑威曰君。君之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以已  
經緯天地曰文。相錯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于

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近文王之德所及其遠哉。

○齊

鮑叔薦管仲 國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大辭曰：臣君之庸臣  
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  
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  
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  
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  
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  
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射時是以濱于死，鮑叔對曰：夫

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射時是以濱于死，鮑叔對曰：夫



為其君動反而用之此是鮑叔喚醒桓公是以用而且事而且不疑此焉啓之

為其君動也糾為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使請諸魯

節義

人誰不死死得其所猶夫生也不然死亦虛耳春秋列位原繁以不貳死苟息以不食言死棄疾以不忍事讐死死非虛矣然皆不滿人意况其他乎間亦有卓然能自立者如館箕之媼託木門之鱗激發士風匡扶社稷有功於世道為大豈虛生者哉噫若人也皆當時之僅見者也

○魯

公孫敖二子效死

左傳文公十五年

穆伯之從已氏也

公孫敖為襄仲逆婦於莒見其美自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之敖反之矣

既而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

生二子於莒而求復將來卒于齊

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

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

子獻子以告季文子

父行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

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蠅一

人門于戾丘皆死

有寇攻二門二子禦之而死

公冶不義季氏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公如楚還及方城

襄公往朝楚適東王卒送葬而歸

季武子宿取卞魯邑

使公冶問

語作送

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

孟子之死欲以明志然亦何自慙若是况獻子未信諸也而又

季武強臣取卞自封使襄公畏其信而不敢入而又隔公冶於



不知使告其君  
以守卞之叛而  
已取之欺莫大  
焉公治不受公  
入國之賞而且  
言無使季氏葬  
喪期見英氣映  
人耿耿

今前辨說 趙武求  
楚釋魯季孫豹

魯取卞此季  
之收奪也

魯使者裂帛  
而與卒太行賄  
季子姬拘晉范  
武求皆亦不與  
也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此爾璽書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

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

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

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

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語曰使予欺君

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

非德賞也言畏季氏非且無使季氏葬我

叔孫豹不以貨免左傳昭公元年

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晉趙武楚八公子圍及諸侯季武子

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

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樂桓子鮒相趙文子武欲

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於求貨故弗與梁

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

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

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孫出使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思難不

越官信也謂言叔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主三者忠

出季處

貨免

信



貞義也有是四者又何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叔孫舍以禮立身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邾人愬魯取使與邾大夫坐坐

曲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禮卿得會

邾又夷也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

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

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

韓宣子厥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

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

魯人愬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媾以周禮爭之竟不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媾去衆兵以朝以示必死乃不果與又却范獻子之求貨又拘申豐之貨貨氣節若是是壯本國難矣

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館諸箕舍子

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鞅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米冠為

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

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不使出

貨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蹕待于門

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

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不腆敝

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氏

悲曰媾豹之子也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強臣之脅制以至於亡

夫



○晉

欒共子死節 國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言武公從君死故使止之未知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貳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闕而死

執節不移有如死者

申生無所逃死

左傳僖公四年

國語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

申生母

必速祠而

歸福

胙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

太子居新城故自新城歸

之公田

時獻公驪姬受福乃奠鵠于酒置董豆于肉公絳

至召申生獻

胙

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

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申生奔新城人謂申生曰非子

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

君也

惡歸於君

章父之惡而笑諸侯

為諸侯笑

吾誰鄉而入內困

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

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



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語

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傳胡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受父以姑

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尸此者其誰乎

### 杜原款死申生 國語

申生出公命殺杜原款申生之傳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心之權度棄寵令太子棄位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不敢與申生俱去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受讒無所控告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申生辯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死不遷情疆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



必遺愛死民之思為民所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荀息死奚齊左傳僖公九年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辱

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貞其濟成事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

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猜送死事生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

將作三公之子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

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託孤寄命不專  
在節亦貴有臨  
機應變之才看  
來荀息全無才  
者

謂里克忠於申生亦如我忠於奚齊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不能止里克使不忠

於申生等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

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

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荀息有焉司馬氏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

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

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為於已沒之後也

家氏曰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身辭託孤

之寄以悟其君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

正諫於其始又為之在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

共華待死國語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惠公許秦以河外列城使丕鄭聘

五而求入既入背之



不背其心以俟  
死可以為難矣

於秦且謝之

謝緩

而殺里克

以殺奚齊

丕鄭之自秦反

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

七與大夫

皆在而不及

罪不及

子使於秦可哉

可以入

丕鄭入君殺之

鄭之如秦欲使穆公出公納重耳故見殺

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

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

以誤丕鄭故欲待罪

賜曰孰知之

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

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

亦殺之

慶鄭待死

國語

秦師侵晉

穆公以晉惠公背賂且閉糴故也侵傳作伐

至于韓公

惠

禦秦師

晉師潰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

卜

將戰卜車右慶鄭吉公以其不遜廢不用

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

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

簡與秦迎戰將獲穆公

慶鄭

曰釋來救君

鄭不知其將獲秦穆呼使舍之來救惠公

亦不克救

誤其師

遂止

於秦

惠公反為秦師所獲

公在秦三月將歸未至蛾析謂慶鄭曰

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

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

其君

誤梁由靡今君見獲

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

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

得其志

謂出奔

而使君曹

慙

是犯也

犯逆也

君行犯猶失其

國而况臣乎公至于絳郊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



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  
面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  
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  
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  
在此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斬慶鄭  
乃入絳

狐突不教子貳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且重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  
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  
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文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

二公皆  
伎害

外內棄之天未

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  
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  
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難與  
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



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呂氏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子犯之授璧顛頡魏犢之縱蕪要切狠戾有市人之所不忍為者而介之推獨超然處眾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嘆重不能已也雖然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為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為狷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為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推高士也未易以凡心窺利心量也母子之間底蘊舉露惟安所逃情乎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為不當賞則狐趙也己也其不賞均也文公之賞狐趙固濫而可責也賞者為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為而生身何為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

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 先軫死狄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

晉文公夫人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

之不厭食其肉猶不足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

之志若何公襄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

舍之矣先軫怒殽之戰先軫之謀也故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倉卒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狄伐晉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首



面如生呂氏曰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胄而死其一  
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則可以一日而收克已復禮之功矣身死無名沒有餘責殆與自經溝瀆者等耳

### 狼暉死秦師

左傳文公二年

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車戰之明日晉襄公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  
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狄伐晉晉  
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  
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其殺先軫暉曰周志有之勇則  
害上不登於明堂祖朝也所以策功序德死而不義非  
勇也其用之謂勇國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

秦子孟明伐晉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

矣呂氏曰狼暉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於秦者所以彰軫之不知義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嗚呼是誠暉

也過

### 史駢不報私怨

左傳文公七年

賈季狐射姑奔狄初蒐于夷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之故殺處父晉宣子趙盾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

辱史駢史駢之人者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詞有惠於人不責報於其子

於人不致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蒙宣子報於其子

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因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殺季

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足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

何以事夫子謂盡具其帑與其噐用財賄親帥扞之送

致諸竟

士會不見先蔑左傳文公七年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襄公卒趙盾使二卿逆公子雍于秦既而患穆嬴抱太子以啼于朝

且畏國人之偏乃背先蔑立靈公潛師夜起以禦秦故二人皆奔士會在秦三年不見

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與人俱亡不能見於此焉用之

何別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非慕蔑之義而從之將何見

焉及歸遂不見呂氏曰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

鉏麇觸槐左傳宣公二年

靈公不君謂雕牆彈人支解宰夫之類宣子趙驥諫公患之使鉏麇

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

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靈輒不存名左傳宣公二年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見靈輒餓問其病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



如在不告名居

趙盾事歐陽文  
忠公於春秋論  
甲辨之甚悉亦  
一說也

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  
肉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公伏甲攻趙盾時  
輒以甲士與其列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  
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董狐直筆 左傳宣公二年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靈公  
欲殺盾故穿攻而弑之宣子未  
出山外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  
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論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

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呂氏曰董狐所謂亡不出竟者  
蓋責其遷延宿留潛有所待以  
為與謀之証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  
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記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  
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逆謀既定從近關出  
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逆弑之名矣夫豈聖  
人語

賈人不受虛名 左傳成公三年

荀瑩之在楚也

邲之戰知瑩  
為楚所獲鄭賈人有將宣諸褚中絮  
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  
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卻至待死 左傳成公十七年

有德報德鄭賈  
不居誠兩得之



厲公將作難

去群大夫

胥童曰必先三郤

郤至郤錡郤犇

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偏

不偏公室

敵多怨有庸

易為功

公曰然郤氏聞之

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

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

用之

言俱死無用多其怨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

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言不得安君位

待命

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死命

罪孰大焉胥

童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之

朱氏曰按郤至

之言可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氏必欲文致其罪甚哉

叔向不見祁奚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肸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

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

祁大夫室老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

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

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

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

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與之乘

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朝

解見三卷祁奚請免叔向

董安于死節

左傳定公十四年



荀寅范吉射將作亂趙鞅取衛貢於邯鄲午而不得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故欲攻趙氏以解邯鄲之圍董安于趙氏家臣聞之告趙孟鞅曰

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

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言晉若討始禍殺我以自解趙孟

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荀躒言於晉侯定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沈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

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

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于絳梁嬰父大惡董安

于謂知文子荀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

視死如歸

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使討趙安于

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

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知

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張柳朔死節左傳哀公五年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射使為柏人邑

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

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晉圍柏人吉射奔齊張柳朔

古人明於信義以為死生之準如此



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言留此以戰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使失信遂死於柏人

○衛

伋壽不辟死 左傳桓公十六年

宣公烝於夷姜庶母上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之娶

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夷姜縊

失寵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

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

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

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朱子曰伋當外辟使

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

寧武子保身濟君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成出奔楚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晉弗許衛人出其君以說遂奔使元咺奉

叔武以受盟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

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武以入守

晉人復衛侯寧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

疑叔武也寧子先安諭國人長牂夫守門以為使也謂寧子為君之使與

之乘而入公子欵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

髮走出迎公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愬衛侯與元咺

訟寧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



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及其衛侯不  
獄官質正之蓋今長官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餽焉以供衣食元咺歸于

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

酖不死公魯備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雙王

王許之乃釋衛侯金氏曰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

子九世公族無道之時當正救維持而衛侯出入始終

以亂亦甯子欠止救之力不無失諫之過成公肯華從

楚已自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

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

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

君子濟世一以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

### 蘧伯玉全身遠害

左傳襄公十四年

獻公戒孫文子父甯惠子殖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邑私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取居河之糜職為亂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

階以喻文子欲為亂先必死并帑於戚將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

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

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

公孫剽是為孫林父甯殖相之甯惠子卒獻公使子鮮

鱒為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與政事數御獻  
以蘧家帑還國

伯玉真是高  
等



麟之言動二  
不遠

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遂行從近關出甯喜伐孫氏克之殺子叔剽衛侯入  
林氏曰孫氏欲逐獻公蘧伯玉從近關出甯子欲  
復獻公蘧伯玉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子鮮終身不仕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甯喜專恃納公患之公孫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

出謂孫納我者死謂甯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懲惡君失

其信謂違約而國無刑謂不能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

使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

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

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治其昭吾所以出

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穀梁

鱣之去合  
乎春秋

子路死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

孔圉取大子崩贖之姊生慳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

孔文子卒通于內良夫淫大子在戚得罪奔晉孔姬使

之焉使良夫請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

軒三死無與與之盟良夫與大子入如孔氏迫孔慳於

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家聞亂使告季子仲召獲

夫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高將出曰門已閉

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謂政不不踐其難季

矣



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  
焉守門曰無人為也無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  
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  
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繼悝為難且曰大子  
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二  
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胡氏曰子路但  
難之為義而不知食  
輒之食而非義也

○鄭

原繁以不貳死左傳莊公十四年

厲公入祭仲逐之奔殺傅瑕殺子儀而納厲使謂原

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

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

父無裏言無納我入又不念寡人不親寡人憾焉對曰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

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

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

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

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齊



逢丑父代君任患

左傳成公二年

師陳于鞍

晉郤克伐齊

邴夏御齊侯

頃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

績韓厥從齊侯

追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

木而止丑父寢於鞵中

車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

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

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

君地下臣不幸屬

適

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泰

兩君

辱晉及齊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欲從君俱還

丑父

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為右載齊侯

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郤子舍之亦合義矣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史臣直筆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崔子

杼

稱疾不視事公

莊

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弑之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續

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乃還

○楚

鬬克黃不棄君命

左傳宣公四年

令尹子文卒

鬬穀於菟也

子越

椒子文之姪

為令尹將攻王

吾讀史臣直筆出崔子而不避屢誅事其有愧后之為史者焉南史此徃於太史尤好



遂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鬪般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呂氏曰楚之滅若敖氏也克黃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生者能之乎

棄疾不忍事讐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康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

戕命重刑臣亦不能此可為人子之心也乎成子南之誅者弃疾也

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馬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囚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呂氏曰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望者意消雖欲微詆其親猶恓恓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憚而告之亦可占知其為人矣

司馬戌耻為吳禽

左傳定公四年

吳入郢左司馬戌

沈尹

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



盧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不知其賢可哉、三戰皆傷、口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吳

伍員自殺 國語

吳王夫差將伐齊、申胥進諫、王弗聽、遂伐齊、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告讓申胥曰、昔吾先王闔體德聖明、達於上帝、天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謂敗楚於柏舉今天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為惡於吳出則罪吾衆、謂胥之諫

曰吳民離矣 體有所傾

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謂越當 襲吳

今天降衷

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軍功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

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

臣、以能遂疑、決慮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

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

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

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長久吾先君之

得之也、必有以取之、謂闔廬食不二味 勤卹其民其亡之也、亦有以

棄之、謂不正其師以班 處宮為楚所敗用能緩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

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

辭雖憤激志甚可哀



何燕泉論子胥不伐鄭為能報父之仇而不能報君之仇謂夫差固無顏以見子胥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豈辨甚悉可取

稱疾辟易疾狂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革囊而投之於江真氏曰申胥忠矣夫差從而戮之不二十年吳國遂墟古稱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左粹類纂卷之九

左粹類纂卷之十

吳會 施 仁 編集

維揚 孫應鰲 批點

河東 任養心 校閱

辭讓

德讓之風遠矣采薇之人亡矣苞苴脂韋

亂天下春秋之世則然也而輕富貴如浮

雲者不無其人曹子臧宋子罕其尤也至

如華耦專矣不敢齒魯侯彼哉子西與之

國不受信夫禮義之同然也後世縱欲溪



密甘心控馬蹠血禁門者視此寧無厚顏

○周

周公閱辭魯饗禮左傳僖公三十年

王襄使周公閱來聘聘魯魯饗有昌歠白黑形鹽昌歠昌蒲菹白

熬稻黑熬黍形右而塩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

何以堪之

○魯

襄仲辭秦玉左傳文公十二年

秦伯穆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先是秦納公子雍于晉為晉所敗

欲報之襄仲遂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

其社稷重之以大器璋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厚敝器

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

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

要結好命所以藉薦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

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聲伯不受晉邑國語

子叔聲伯嬰如晉謝季文子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諸行父於晉晉執之卻犇之妻

聲伯之外妹也故成公使卻犇欲與之邑弗受也傳曰

嬰齊如晉謝罪且請之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歸鮑國謂之曰奔魯者

文甚曲折亦斷  
盡卻犇所由敗



聖言善成叔而  
又言及君見其  
也

何辭苦成叔雙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  
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  
叔家欲任兩國魯晉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  
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  
上政專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厲驕而多私  
勝敵而歸敗楚于必立新家所幸胥立新家不因民  
不能去舊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首為怨三府可謂  
多矣二謂多寵欲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  
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  
必常立矣

子治先坐不知  
為所使後乃  
知之故遂致祿

子治致祿 國語

襄公在楚季武子宿取卜使季治逆追而予之璽書以  
告曰卜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  
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卜卜有  
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治歸致祿還其而  
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  
立其朝乎

叔弓辭晉勞館禮 左傳昭公二年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報韓晉侯平使郊勞禮賓至郊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



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  
來繼舊好好合使成使事臣之祿也以為敢辱大館叔  
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  
之宗也辭不忘國謂稱忠信也先國後已始稱敝邑之  
祿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季武子辭晉加籩 左傳昭公六年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莒年夷以年婁及防茲奔魯晉莒  
人愬于晉晉不之討故往謝

晉侯平享之有加籩過常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

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人  
夫三獻

今豈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起曰寡君以為

子家子未從政  
隱矣

驩也對曰寡君昭猶未敢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

固請徹加去所  
加籩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  
賜

子家子辭從政 左傳定公元年

叔孫成子送公昭之喪于乾侯季孫意曰子家子羈亟

言於我屢於昭公  
前言季孫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必止之且聽命馬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  
也朝夕

與同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

以出時成子  
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命  
託辭也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為昭公  
子實使群臣不得事君公衍初未  
與謀平子

欲併廢之若公子宋主社稷宋昭  
公弟則群臣之願也凡從



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  
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成名子以告對曰若  
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  
貌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為讐者行可  
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入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子路辭盟小邾左傳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大以句繹地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

子路子路辭季康子肥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

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後或

不敢問故伐死其城下可也以死報之彼不臣而濟其言是

義之也由弗能

○晉

趙衰三讓國語

公文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

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卻

穀卒穀將中軍亦趙衰所薦者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此在城

使原季趙衰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狐偃勸文公

義伐原以示信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

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毛也不在位

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

讓位既難所讓  
之人皆賢所以  
難文公知之故  
竟今佐上軍



代之辭曰城濮之後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論

善君有賞忠顯能其官有賞最考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

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

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

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

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狐偃蒲城伯先且請佐公

曰趙衰三讓不失義宜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

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

范文子不伐國語

靡笄之役靡笄齊山名晉伐齊師于靡笄之下卻獻子克師勝而反范

子士後入武子會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

師卻子之師也以笑故請其事臧有若先則恐國人之

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受伐帥武子曰吾知免矣喜子之謙不益

禍已諸將讓功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歸勝齊卻伯見時克將公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

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時燮

軍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時荀庚克之制也燮何

力之有焉欒伯見時書將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勝齊事無足  
采者相讓于  
臣臣互相推讓  
亦可觀也



郤至辭楚享樂 左傳成公十二年

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共享之子反側相為地室而

縣焉鐘鼓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

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

及下臣祝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

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

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

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

其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無事故不暮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

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

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

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韓無忌讓韓起 左傳襄公七年

韓獻子厥告老公族穆子無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

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以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

喻非才不可妄用



庶民弗信言有疾不能親政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

田蘇游而曰好仁起以好仁見稱於蘇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

正參和為仁二者備人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

亦可乎使宣子朝起立遂老晉侯悼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

荀瑩辭宋享桑林左傳襄公十年

宋公平享晉侯悼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瑩辭荀

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周公後皆得用天子禮樂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作四代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

題以旌夏題識也夏大也以太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

卒享而還及著雍地疾上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

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

之

張老讓魏絳國語

悼公使張老子孟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

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斷能其學不

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鷄丘之會其官

不犯而辭順謂戮揚于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

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張老之讓為得



魏絳辭樂

左傳襄公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

悼

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

相十五

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

縣鍾三十二

及其鈔磬女

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會戚會城隸會鄆會邢立明戲會相

戍鄭虎牢同盟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鎮天子之邦樂只君

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引言遠人數從君子

夫樂以安

受不忘讓讓不慮規也

金石之樂諸侯之禮有乎

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  
幾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  
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  
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服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  
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  
也

諸將相讓

左傳襄公十三年

晉侯

悼

蒐于繇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

代荀

辭曰伯

游

偃

長昔臣習於知伯

荀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

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

位如

使韓起將上軍

代荀辭



以趙武又使欒廩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廩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廩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董安于辭賞 國語

下邑之役 趙鞅以衛貢故殺邯鄲午午荀寅之甥也董寅士吉射之姻也相與攻趙氏鞅奔晉陽

安于多 戰功多 趙簡子 鞅 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

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 識

及臣之壯也者 致 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

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

謂戰關 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

之



○衛

公孫免餘辭邑與卿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選讓邑又讓位賢矣

公與免餘邑六十

甯喜既納獻公而專公孫免餘殺之故以是賞

辭曰唯卿備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辭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

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

公使為卿辭曰大忝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

文子儀為卿

靈公辭賓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

景

使公孫青聘于衛聞衛亂

齊豹作亂靈公奔死鳥

遂從諸

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

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賓將擗

行夜以助守備

主人辭曰亡人之

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

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齊豹尋為

北宮喜所滅靈公乃復

公子郢辭立

左傳哀公二年

衛侯

靈

遊于郊子南

郢

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

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





堂三揖在下卿大夫士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崩之子輒在乃立輒

○鄭

公子忽辭齊昏左傳桓公六年

齊侯僖欲妻鄭大子忽莊公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此戎伐齊鄭忽救齊有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

諸鄭伯以莊公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

不立三公子突麇皆君也弗從呂氏曰人皆咎鄭忽之

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

子產辭賞邑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鄭伯簡賞入陳之功先是子展子享子展賜之先路車

三命之服先八邑以車服為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

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

四子展子西良霄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位皆在子產上

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先路亦非子展所宜受



○曹

子臧辭國

左傳成公十五年

宣公卒于師

晉伐秦時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既葬子臧

欣時

將亡

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

謝子

且請焉乃反而

致其邑晉侯

厲

執曹伯將見子臧於王簡而立之子臧

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宋

穆公屬國於弟

左傳隱公三年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

立寡人

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其弟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

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

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

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

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殤

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

命以義夫

命出於義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

朱氏曰宣公遜國於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公羊

左氏此斷朱子謂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是也



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  
宣公爲之也斯言當矣

子魚辭國 左傳僖公八年

宋公桓疾大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庶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  
又不順庶遂走而退桓公卒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  
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華耦辭魯侯宴 左傳文公十五年

華耦來盟耦蓋公子鮑之黨公文與之宴辭曰君之先  
臣督得罪於殤公弒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  
君請承命於亞旅上大魯人以爲敏杜氏曰無故揚其

不與

向戌辭晉賜偃陽 左傳襄公十年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姪姓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  
也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  
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  
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平

子罕不受玉 左傳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樂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王  
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

執信不移卒致  
于宋



皆喪寶之言何  
其婉而直

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一喪廉不若人有其寶。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免於  
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售上致富而後使復  
所。

○齊

敬仲辭卿

左傳莊公十二年

陳公子完奔齊

陳人殺太子御寇，完其黨也，故奔。

齊侯

桓

使敬仲

完為

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閒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有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  
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恐取譏責

使為工正。

敬仲辭夜飲

左傳莊公十二年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  
於淫，仁也。呂氏曰：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

孫於齊也

管仲辭周饗禮

左傳僖公十二年

齊侯

桓

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襄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



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解見一卷襄王饗管仲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杞梁妻辭郊弔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莊襲莒杞殖入於莒郊遇莒子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晏子不受邶殿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與晏子邶殿齊別都景公以與之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

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慶封以多邑滅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若出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東郭書犁彌讓功左傳定公九年

齊侯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先登犁彌

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人諱以

讓書左彌先下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哲憤而衣狸製哲白也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若賓主進退與俱也乃賞  
犁彌

○楚

遠子馮辭令尹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楚子康使遠子馮為令尹庚代子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  
多寵而王務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  
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復命瘡則  
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舒為令尹

子西辭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乎西此怒可謂  
義理之勇其詞  
直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天子壬弱其母非適也  
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  
外援秦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  
將來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  
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壬

子間辭國左傳哀公六年

吳伐陳楚子昭師于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前已敗於柏舉今復退師是再敗也不如死棄  
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



可子西辭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子期辭則命公子啓五辭而

後許將戰卒于城父子閭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

臣三公子皆王兄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

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

章立之而後還是為惠王

魯陽公辭梁國語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保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

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姑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吳

季札辭國左傳襄公十四年

吳子壽夢卒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壽夢四子札其季

札辭不可立諸樊札辭不可立諸樊樊亦愛札故讓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負芻殺大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將立子臧於子臧去之於

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

誰敢奸君犯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

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蘇氏曰季子

年觀其掛劍於樹不以死其心葬子贏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



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况於吳乎。胡氏曰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子歷嗣位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也若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梁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

○越

范蠡輕舟五湖國語

范蠡滅吳反至五湖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憂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吳伐越句踐棲於會稽使臣種行成身請為臣妻請為妾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

清風高節遠慮深謀後人之同功者則有之而無保身若此等矣

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法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蘇氏曰范蠡知句踐可與其患難則與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左粹類纂卷之十











